

片刻餘聞集

序

珠淵百仞腰絙而莫探真源玉府千間履級而
誰登與阼旃檀之寸香已渺吉光之片羽奚求
又况竹使符旁書埋造化之窟綠莎廳裏函藏
經史之根乍刺促而難尋詞繇案牘或倥偬而
失憶心寄繭絲叢殘孰付奚囊躡躑應懸高閣
然而自公之暇大雅有懷却掃追徐子之踪隨
筆倣洪家之樣何必下帷三載始號搯觚寧如

作賦十年才能成，寫我友劉子原圃派流佛地。
光照藜仙標，正禮于二龍，占建安之七子，文成
綺歲，既鶚薦而鴻騫績，著華年早錦明，而花艷
非臨風坐嘯，兼無意於蒲鞭，亦燕寢凝香，頻扶
菁於庫露，時則清談樓上，捉犀柄以鈎元，靜聽
籬邊倚繩牀，而忘倦，校烏焉於蠹簡，仗虎僕為
針，正亥豕於芸編，驅龍賓以炙述，祖德則芳飛
空谷，叙先賢則誼薄重霄，倘有勸懲無妨等諸

笑牒如其典麗即堪列以言鯖且夫披薜荔於
幔亭劈滄波於鹿耳玉函金蛻大有奇情蠻雨
搖花偏多逸趣嗤伽藍之陋記斥桂海之虞衡
地近燕臺擊筑而心寒烟水雲連紫塞鳴笳而
氣拂層峰攄彼行間吟咏皆成絕調譜來紙上
低徊輒起遐思此燈施酒闌所以暢搜羅之旨
而電光駒隙遂乃成鈔撮之功也嗟乎人能好
學豈限三餘生善偷閒何消半日九遷官而心

遊竹素一彈指而界轉陶輪借甌還甌休沐依
然汲古屬草易草光陰不放虛時千狐之腋集
而為裘百卉之花釀斯成蜜非說之鈴也其類
之苑乎蓋南部烟花每嫌其綺靡即元和朋黨
或過於嘲訊事既未純義無所取豈若淵源乎
世說鼓吹夫幽閒足驚趙鞅之魂能瞬安豐之
眼也哉爰承誣諉竊比揄揚展翠帙而沉吟啓
瑤緘而考訂一言為弁敢云元晏之高名千里

傳書固是劉公之嘉話

乾隆十九年小春月同學弟夏邑彭樹葵書於
尚書館之西偏

片刻餘閒集卷一

新鄭 劉 靖

原圃

一守
楊亭

漢有亭侯爵加地名於亭字之上如今某府州縣之稱 闕壯繆授漢壽亭侯漢壽蓋地名也先主曾授宜城亭侯與此同

闕侯廟聯甚多佳者絕少余所見集唐二聯一曰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國衣冠拜冕旒一曰吳宮花草埋幽徑魏國山河半夕陽二聯俱脫俗而次聯意在言外尤佳

司馬溫公一代良史所著通鑑與紫陽綱目並傳惟
帝魏而寇蜀起後世之議人有推見其隱者謂溫公
當為晉裔晉承魏統若以魏為割據之偽朝則晉所
承非正統矣是乃溫公不得已之苦衷也此論似有
見解

少年來往南北道上於店壁見紛紛題詠一望多黃
茅白葦內亦間有可取者隨手錄箴行篋中今為時
既久奔走碌碌盡皆散失偶憶其一二首每一吟哦
猶如見數十年前舊事也山東苦水舖一首云廉讓

風斯邈甘泉不可尋我來經苦水偶試汲清汲百折
忠臣節千秋壯士心平生於此味嘗徹到而今淮安
酒樓題句云聞說西湖可樂飢十年勞我夢中思湖
邊欲買三間屋問遍人家不要詩又泰安店中內室
壁上行書細字一絕句自知不是紅顏色底事常為
薄命人記得六橋花柳外年年美壁映新春後未書
名想係武林女子現為人姬妾追思其從前家居時
於西湖道中所遇遊春少年感而賦此後面次韻甚
多絕無佳句故不併錄

祥符范小范

文成

書法直逼鍾王詩不多作然出筆

淡雅有幽趣記其題畫一絕云採藥深山路欲岐老
翁策杖步遲遲童顏鶴髮清癯甚或是神仙未可知
詩有將古人舊事傳頌人口而別出意見自為一說
者唐宋元明諸集所載無庸更錄余生平所見近時
詩有嚴子陵釣臺絕句云一着羊裘便有心虛名留
得到而今當時只被蓑衣去江水茫茫何處尋又邯
鄲縣店壁題云一枕黃梁夢未終邯鄲千載說竒踪
須知紫府仙人界也在盧生夢境中 先伯淮徐觀

察在園公題明妃故里一絕當年若占漢宮春寵幸
於今事已塵青塚芳名留得在始知延壽亦思人此
皆翻改前言新人耳目然見解亦超人一等

順治辛丑鎮江當海氛初靖之後遷徙沙洲居民

先王父時為郡司馬憲委督理其事目擊哀鴻盈渚
設法保全者甚衆士民感頌次年壬寅康熙改元因
公左遷粵西潯州別駕蒙鎮海大將軍 奏請留於

本衙門會審旗民交涉重案越兩載始行紳士贈詩
成帙其時京江張相國 玉書 方為庶常而其太翁提

學僉事

九徵

任滿家居兄探花

玉裁

甫中副車父子

三人各有詩提學公詩云銅符分綰大江南鈴閣風
和擁萬函海國波平銷蜃氣荏苒影絕淨山嵐一時
聲望爭相尚五夜藜光好自耽士庶攀轅思借冠清
如劉寵復何慚探花詩云江南草木盡知名法從三
台擁墨兵京口旌初當檻立淥脣印早給駟行官清
蔥帶惟添瘦袖染荷風許寄聲更羨畫圖多博古而
今典雅藉長城相國詩云壁壘軍容壯謨謀佐理賒
救時龔渤海前席賈長沙澤滿三江水膏敷四野花

飛鴻飄泊處更不嘆無家提學公於衆詩刻成後另
贈數詩今檢蠹簡中得其全首二同時守佐有三劉
善政多才君更優一自令嚴江國戍幾年烽罷海門
秋已看坐嘯留芳軌復見祥刑啟令猷何幸仍扳郡
司馬依然江上駐驂騶 詔下移民去故村 聖朝
本意掃游魂一時慘淡惟求瘼百計綏柔豈市恩
月飛烏應已定霜天哀雁復何論眼看小醜無難滅
為勒豐碑向海門

伯父中翰公康熙戊子副典粵東鄉試 奏請出闈

後便道省 親於是年臘初抵家正值 先王母高
恭人壽辰粵中制撫藩臬監司諸公製錦公祝其文
雅切清嚴錄記於左

頌母儀之淑慎詩美姬姜秉內則之精嚴史推鍾
郝班曹而後豈乏懿型桓孟以還寧無芳軌然或
采蘋采藻允徵中饋之賢抑且克儉克勤葦茂宜
家之譽仁慈惠愛衍福慶於無疆和順溫恭著徽
音於莫並求婦德女箴之盡美合遐庥上壽之攸
隆如我太夫人者其尤傑出也乎太夫人瑞挺天中

貞舍地德遥遥華胄直溯仲武之賢支嶽嶽高門
爭羨平津之閨秀以舍人為之祖早嫺鳳池染翰
之章以尚寶為之翁幼辨龜紐篆文之字生原明
慧性本柔嘉習禮敦詩居然博士推梨讓棗宛似
成人染一幅之烏絲情耽子墨拈五紋之弱線閒
弄女紅不須風雪滿庭始吟柳絮每見林鴉驚炬
便頌板花迨其歸中憲公也洛中奕奕名重慶孫
鄴下翩翩才同公幹俱屬簪纓之後髫年已習繁
華忽當板蕩之餘巨室多遭哀落太夫人則親操

井白渾忘嬌貴之姿屏去釵鈿自執掃除之役晨
昏定省善事孀姑黽勉有無婉從夫子迨乎一行
筮仕萬里偕行錦纜春風共犯洞庭之浪孤蓬武
水同吟薙吏之詩鐵甕城邊退食贊自公之度蒼
梧山下保民輔如子之誠入趨直省之班望隆管
樂出守牂柯之郡績駕龔黃凡茲數千里之跋涉
艱辛不憚勩之力而且三十年之官方家政多
由敬慎之功既竭巾幗之勤劬應荷絲綸之寵賁
所由令嗣中翰公才華卓犖品行端純早攀丹桂

之花挾蒨則韓潮蘇海暫屈紫薇之署摛辭則宋
艷斑香擅抗疏之直聲佇焚草於梧垣栢掖副掄
才之簡命已寡芳於荔浦花洲即今藥籠之儲才
公明起頌悉本萱闈之提訓冰潔居心矧乃田氏
荆花無枝不茂謝庭蘭藥有砌必香適當返命之
期道經珂里恰值稱觴之會月屆嘉平官詰五花
爵遍加於子婦萊衣四代名復辨夫曾元佇看期
頤上壽之時更逢公輔宣麻之候今日白雲山下
送別咸賡酌斗之篇他年黃閣筵開登堂再進如

岡之祝云爾是為序

余於閩中聞先君訃將奔喪歸諸同官公製誄言
以奠其操筆則巖山輝環湖州進士時方發閩學習
候補縣令文甚工鍊錄之以誌不忘

嗚呼天道微茫孰測陰陽之化人生局促誰同金
石之堅不因傑士而定賦期願豈意老成而忽遭
摧折萃中州之靈淑世可為師奪後進之典型吾
將安仰為親捧檄他鄉滯毛義之踪厭世乘雲玉
宇促劉安之駕誰非人子曷禁愴恨矧在天涯愈

深切怛絜惟人望久在我公溯世德而華轂朱輪
兩河舊闕綜平生而芳規懿範七子聯鑣英敏過
人剛到成童已蜚聲於學舍文章拔俗雖居華冑
常屈首於芸編讀書必究其源不為扣盤捫籥律
已先持其大豈徒尺步繩趨故孝友克敦其常而
精誠足濟乎變憶靈椿之臥治正黔省之苗疆單
騎馳驅不數王陽之經蜀坂頻年省覲遠過子安
之治南昌無何幻出瀟波上燕臺者數四俄而事
蒙剖雪探虎口者從容念所生不愛其生斯為純

考入乎險能出乎險是曰能賢析箸而行義有加
田荆自茂睦族而本源彌篤姜被推温全骨肉於
覆巢几罄薛包之產竭經營於肯構重新龐德之
詒接物則公瑾斟醪播郵湖於芳露居家而文淵
秉訓流芥舫於清風若使化鷗為鵬何異崗梧之
耀詎知喝盧得雉僅同枳棘之棲然而智効一官
道先小試桃花浪暖不知瓠子興歌竹箭流犇已
致河清作頌時憂比户心計手籌每念偏隅利興
弊去行同士元之展驥豈僅斯立之哦松而乃蘊

藉莫抒風騷徒寄飛觴擊鉢公餘之逸興何窮聽
鳥觀魚林下之清吟更遠歌成伏檻聲缺唾壺珠
落九霄光騰萬丈或凌潘而轢左或吐沈而含任
此時骨相雖屯不逢狗監他日流傳有價特重雞
林况乎庭訓多功服官已有能子海疆出宰蒞政
將為良臣善作兼之善承耄年誰及教忠還以教
孝晚節爭誇何八月之有凶忽九原之不作嗚呼
桂魄將圓頓爾風淒雨晦松姿正勁無端蕙嘆芝
焚覩洛水之滔滔同此長往悵閩山之歷歷那能

奮飛某等承乏非才於令嗣忝同官之誼景行有素在我公為前事之師遽壞木而頽山孰徵文而考獻所由含酸茹嘆望嵩嶽以徘徊吮墨濡毫憶耆英而延佇嗚呼山潛水杳無由白馬相從酒旨肴嘉庶幾雲輶或降尚饗

先君好言因果每於報應徵驗之事留心記載曾積生平見聞為紀異一編將付剞劂氏康熙丁酉春寓清江浦僧舍夜被回祿此編成灰燼矣後又隨所記憶常書片紙置篋中茲偶錄數則以誌先人遺意

華亭王相國

項齡

由大司空於康熙戊戌重九日

命下大拜松江濱海一日兩潮歷久不易忽於是日三潮後仍如舊人皆詫異至本月廿後聞報方知增潮之日即公枚卜之日也

三韓彭彛亭

昂絃

江右觀察彭公子也彛亭未生

時彭公居直隸之通州偶疾獨臥書室聞壁間有聲如人以手搥之者公疑甚毀壁視之壁乃中空約寬數尺內有竹几竹兀各一几上爐瓶各一有一婦人憑几獨坐繡衣明媚公憐而葬之潞河之

側一夕公夫婦夢一女子歛衽拜曰妾乃前朝馬
總戎側室因夫遠征遭嫡妬害幽囚此室感君高
義葬我遺骸公本無子訴於冥曹願繼公嗣適夫
人懷孕生一子秀若女郎即彛亭也越數年吳逆
變起彭公隨征江楚間遇害夫人携彛亭仍歸通
州舊室彛亭已十餘歲喜學詩出筆有逸韻究心
於元白蘇陸之間與通州刺史祖公夢巖南陽別
駕呂公大風友善每詩酒相共彛亭非憑几沉吟
則臨風喟嘆恒有幽怨之狀同人咸訝之及彛亭

受室後夫人忽延請呂公備言夫亡子幼宗祧攸
關昨與擇配成婚新婦頗極端麗合卺之夕彼即
憎惡自此日扃其戶不與飲食若見門開即撻奴
婢此事奈何呂公邀彛亭遊於茶隴山庄談古今
及佛氏因果因問曰聞尊公昔居此州於空僻內
見一望逝女子為之收葬係君前身有諸曰有之
呂公曰若然則報應之說詢不誣也彛亭愕然問
其故呂公曰近聞君視婦如讐閉門絕食意者今
之賢配即囚君之前身乎君今閉其戶斷其食雖

足以償夙怨然君之報尊公者為延嗣計耳今若是殆非所以報德也彛亭恍然悟謝曰非君教我幾至淪忽自此夫婦相諧生一子而彛亭卒

江南鹽城縣卞貢生

象恒

家居之地名便倉園中

有枯牡丹歷五百年矣自其遠祖大叅公濟之宦歸携紅白二本闢園植之傳數世有將軍元亨公又加珍惜分為二臺護以石欄將軍戍遼時此花十年未開公歸一枝忽放咏曰牡丹原是手親栽十度春風九不開多少繁華零落盡一枝猶待主

人來明時有分司楊公聞此花名驚以為異肩輿自漣水來觀乞分一本然禱而後移植多方栽培竟弗活楊公曰此必有神主之祝曰如果神物還歸故墟當復生及返植故園果秀發時方三百餘年至康熙乙巳守園者夜夢二白鬚翁一負手拽杖一隨行徘徊園中良久隨行翁呼守者曰三日後海上有怪風至恐摧殘吾花須於臺西南角高豎紅旗以壓之守者醒述其夢於主人主人半疑信之強如其言豎一旗未幾颶風果大作樹之合

抱者莫不墜枝折幹而此花獨無恙又其敗殘枝
幹鄰人鬻豆腐者拾以代薪黎明炊漿時突中紫
焰繚繞恍如瑞靄見者訝之其婦曰今日薪內雜
有牡丹枝得毋是乎復驗果然又牡丹花開在穀
雨後未有冬日花者此花春時開放與衆牡丹同
惟冬月忽開則徵其族中休咎紅者開必有喜白
者開必有憂由是花名洋溢每歲花時遊人接踵
至庚寅春四方來觀者尤盛主人亦好客應接不
暇一日有圓目炯炯長喙虬髯者服道家服携小

童至自稱吳人呼酒花前飲之數斗不醉飲畢躍而起遽登臺上翹首東望者久之顧童子曰此去東海咫尺濤聲上下亦巨觀也遂去莫知所之越數月卞之舅氏闕公自雲間來同舟客有蘇人詢闕所往闕告以鹽邑之便倉客曰是有牡丹處耶闕問何以知之客曰吾鄉有某家女被狐迷忽數日狐弗至家人喜以為去後復來女詰之狐告以便倉觀牡丹兼遊海上以是知之闕歸述其語始悟前之道服稱吳人者乃老狐也此種種異徵得

之花卉殊為不解或卞氏先人二公之靈爽式憑
故花神亦永久獨異耶

金潭李亮彩本姓曹順治甲午舉人戊戌入會場
夜半見一女鬼直入罌號欲撲滅其燭併奪其卷
李以兩手按卷未被損壞鬼號哭而去隣號皆聞
少頃又來直呼其名言汝污我名節復害我性命
中舉人已屬不當還想進士耶李自此不復入場
就補教職陞嘉祥縣未任而卒此婦未嫁時李誘
與私通及李娶妻此婦亦適人李仍往窺伺為其

夫家所覺婦自縊死可見曖昧虧心之行遲速終有報也

王山歸安縣重潮村人六歲時其父鬻於婺人范堯章為奴堯章撫之有恩已而堯章老貧甚山壯未有室為主經營生計不私纖毫堯章義之病草謂山曰若苦矣我疾累月若衣不解帶目不交睫眼脂糊兩眶而炊藥不衰若苦矣我還若賣身券我死聽若所之山泣對曰奴六歲事主今四十年恩猶父子奴之去留不在券也如背主即不還券

亦去不背即還券亦不去堯章嘆息良久終還其券而沒山竟不去傭庖取直以供主母堯章僅遺住樓三間停柩其中鄰火發將及樓時水涸風烈烟焰蔽空山趨主母幼主急去主母曰如柩何山曰山力能出出之不能則與柩同燼矣遂閉門拒火撫柩呼天火燎簷山以貯水仰澆之俄而風迴火熄是夜被焚者三百餘家范氏樓獨存此康熙癸酉二月事也

同宗伯

承

曾為

先君撰紀異序亦燬於火序文簡

勁清折余少喜誦之手抄存稿今併附錄伯頴州人
永成籍戊午孝廉官鄭州學正與余 胞伯中翰公
鄉薦同榜

吾又仲弟負軼群之姿抱經世之略而數竒不偶
每有岐路之嗟魂壘積中耳目所及為紀異一編
正如殷中軍之書空只是咄咄怪事四字耳然記
叙之中勸懲寓焉益有意乎其次立言者予美其
才惜其遇讀是編弁以數言吾夫子不語怪非無
怪也特不語耳齊諧搜神何為者耶覽者亦可以

意逆志云康熙丙申相月兄承子竹氏書於管城之菑圃

余名靖

音清

土旁也寒家世系以五行相生為名兄弟

輩命名字旁皆同見者不察悞為靖字少年應試各冊中多有訛寫者服官後上憲僚友大半皆以靖為余名而文案中訛寫為靖者更不一而足計生平四方交遊閱歷多人其有結納既久而猶未識余真名者益不知其凡幾也

孫起山先生選今文得分門別類有雅集一冊其論

雅云雅有仙雅有古雅有秀雅仙雅古雅俱第一秀雅稍次之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肌膚若冰雪綽約如處女吸風飲露不食人間烟火此為仙雅鄉先生大布之衣騎驢子以杖頭從坐於明月長松之下山花藤石之上揮麈談道是為古雅儒衣儒冠致閒而言韻無山中人粗野之氣無城市澆漓之態無縉紳公子浮靡之狀此為秀雅予嘗持此論人謂雅人深致亦有差等然論其品仙者古者固貴矣若出而應世則仙乃矯矯獨異之姿古亦落落難合之槩惟秀

者庶幾近之

昔同友人在長淮衛街市間行偶至一僻巷見有短垣茅舍荳花覆於牆頭柴門不關入而稍憇一老叟持小籃盛野蔬自後圃來為言主人不在此延之室中坐室設漆几繩床矮椅三四張別無他物壁上聯曰石榻橫餘栽竹譜松窗拈剝咏花題風塵中偶過此境覺一時意興冷然有別趣

吳梅村祭酒

偉業

以前明臚唱第一人官翰林學士

鼎革後侯朝宗貽書勸其終隱已訂約入山後復出

仕想或有不得已之故觀其弔朝宗詩結云死生總
負侯嬴諾欲滴椒漿淚滿樽已情見乎詞矣又其臨
終賦絕命詞忍死偷生廿載餘而今罪孽怎消除受
恩欠債須填補縱比鴻毛也不如更為慘切

吾鄉儀封周靜夫

思濂

品正學純尤工書法頗得鍾

王遺意與人交出肝膽相示深以世態炎涼為恥數
奇久躡場屋中年後以修書議叙為戶部七品官未
幾卒於京余髫年以同入棘闈得相識傾蓋訂交遂
成莫逆每三年鄉試必相遇於大梁朝夕過從不忍

言別及余將之官閩中適以他事過其家聯牀夜話
乃書格言數則為余贈別越四年予由閩入都復遇
於長安旅舍行篋中携其前贈之幅靜夫見之悲喜
交集臨別復書數則以贈兩番所書俱跋數語於後
余分為手卷二什襲深藏每遇良友必出以相賞其
兩跋語附錄

原圃老弟紆轍訪余於自齋問無恙外即索余書
為贈且乞真實語欲以為楷模余因取薛文清公
從政錄并先君往日之所以教我者各書數則固

不敢以套做之詩詞為酬應也原圃時將北上余亦有淮浦之行匆匆又作千里別良晤之難真如搏沙作飯他年登車攬轡幸勿忘此相愛之至意時雍正六年春正月廿一日也

戊申歲原圃老弟別余自齋屬書數語以誌交誼忽忽四年所矣今自閩嶠來京出前卷示余且縷述數年來游跡所至歷宦所經常奉此為準繩幸無負良友之勗余聞之滋愧彌甚因念人生交游久而彌篤者頗不易得竊喜原圃克自監立不陋

余所書而以他山之石視余也茲原圃奉命仍
赴閩蒞官於其行也再書數語聊效古人贈言之
意儻他日以循良膺薦復得聚首於此重尋今日
之歡余其拭目俟之矣同學周思濂書於燕臺寓
齋時雍正辛亥暮春下澣

江寧某縣學廩生王尊應歲試寓郡城夜飲友人舍

醉歸遇郡守在狹巷中隸役呼喝不稍避郡守問其
為何如人答曰秀才又問何等秀才答曰好秀才守
曰好秀才能詩否曰能守曰即以生遇我為題賦七

絕一首乃口吟曰燈火繽紛太守來書生爛醉論文
回相逢不及通名姓說是江南好秀才守異之加敬
禮焉

蕪湖江岸螺磯上有昭烈孫夫人祠其住持僧夜夢
夫人語之曰明晨有文士來遊可求一聯次早果一
書生至僧如所夢索之生拈筆立就題曰思親淚落
吳江冷望帝魂歸蜀道難

大宗伯吳文簡公

襄

字七雲江南青陽縣人以詩文

知名海內以困棘闡康熙癸巳科始中順天鄉試余

伯父中翰公本房首卷也聯捷成進士膺館選越三年乙未伯父丁先王母憂歸里歲戊戌服闋北上時公以編修分校禮闈得士十六人率之來謁

伯父住京師數日復歸遂欲以林泉終老公賦詩送別云蒲輪旬日駐長安垂老生徒且聚歡宦興從來冰雪冷道心此去海天寬淵源敢信傳經盛出處終

慚報德難杖履步趨應不遠具茨山畔足盤桓

具茨山在

新鄭縣城西後於壬寅春二月京官自大學士以下部郎

以上凡年逾花甲俱賜宴於午門內公與焉謝

恩詩有六句今列于官宴兩榜原登 萬壽科之句

族表兄萬其所 以 少負大志應童子試不售遂憤恨

去時三藩遺孽未靖乃條上數事累千萬言投 部

院咸被斥逐鬱鬱不復歸放遊至寧古塔吉林烏喇

等處以教書行醫為生計去時年二十三生二子長

甫二齡幼未週歲越三十餘年次子 鳴珂 已列青衿

遍訪得音耗孤身數千里行至其地奉之歸里年已

望六矣初出一美男子歸來鬚髮皓然豪興猶存誠

其子嚴而於 鳴珂 為尤甚每怒詈曰汝自恃秀才耶

此我少年所不屑為者若今欲得之尚易易耳復就
試果入庠其齒與先君相若歸時先君贈以詩
曰三十年前我共君弱冠聲價頗超羣家園別去顏
如玉遼海歸來面縐紋乍見相驚非白屋劇談何處
是青雲從今莫說經綸事揜點燈牕次第文入庠時
先岳張公贈詩有薑桂性生老更辣松篁天授冷偏
青又少年肘失封侯印遲暮身親夫子堂之句自此
未數年終以不得志抑鬱病沒

嵩山在吾鄉登封縣城外余姻親傅林宗樹崇登邑

舊家由康熙戊戌進士仕至寧夏西路司馬初登第
時有新甲科入館學習之例恭逢 萬壽賦應制二
律其一結句云臣本嵩高峰下士年年萬歲聽山呼
一時館閣諸公極為稱賞

登封張仲陶

鑄

才氣發揚與致豪邁詩文浩落不羣

然語意多牢騷迂儒淺學皆憚其風采家居縣治內
門對高山諸峰後為貧困售其居遷別郡臨行署一
聯於門曰收拾山嵐隨我去任憑燕子向誰來見者
皆豔誦之晚年以明經任脩武司訓亦才人而不得

志於時者

余岳張公中孚

信

少隨父提學公宦遊山左西蜀併

往來秦楚間工吟咏頗得助於江山之秀然放狂不羈携妓酣飲常窮晝夜晚年雙目失明更豪於詩酒積詩至數千首家業中落一子早逝未嘗學問家輩亦多天亡遺稿散失猶記飲中感舊詩云昔年曾過楚王都秋色江干醉玉壺酣欲掀天崩織女狂恣倒海灌麻姑此下一聯失記結句云七澤若教皆覆海舉杯先涸洞庭湖又新春門聯云蓬戶寂寥篋短鬢

春風天地一閑人。余當未娶時，已入庠食餼，亦頗學為韻語。極為公所愛，重親迎之日，署其庭中一聯曰：乘龍真貴婿，坦腹果奇才。期許過甚，而余碌碌未博一第，羈遲宦海數十年，今齒髮已踈，猶浮沉下吏，回首多傷，亦復深慚。

吾鄉鄭州毛振先威家，素寒約而丰安雅潔如玉堂人物，為文不矜奇異，天然韶秀，與人同一命意，其筆端別具一種輕靈淡泊之致。年齒稍長於余，為諸生時，同應歲科試於許昌秋闈，則同寓大梁，晨夕過從。

促膝論文有時携手作郊外行盤桓於溪橋陌樹間
少年文侶意氣投洽共相期許康熙庚子余列副薦
癸卯加科振先獲雋宴鹿鳴後十餘日忽以時疫病
沒余聞信驚悼數日之內觸緒悲來感傷不已隨手
作長短句日夕散失不能全記其七言二律云屈首
名場被放頻蹙眉剛得一時伸如何十日賢書客便
作重泉鬼錄人萬里方期成壯志一鳴豈竟損君身
可憐蠹卷心勞瘁到死不曾改舊貧十載文章久訂
盟夙緣疑結自前生方瞻步履登雲路詎意丰神淹

玉京往事追思形歷歷深宵兀坐淚盈盈許昌風雨
梁園月多少慇懃知己情又五言律二聯云書生常
薄命造物那憐才交冀重生結魂期半夜來以上皆
率意湯成未經推敲然語出肺腑故雖久猶未盡忘
存之以誌良友生死之情

康熙辛丑夏五月余同四兄果亭北上行至宜溝驛
拜 端木夫子祠見廊下東壁上寫意畫 達磨尊

者像疎疎數筆神氣清健旁有題詞曰坤之上乾之
下中間一寶難酬價十萬里來作證盟面壁九年不

說話如何贊如何畫一回舉起一回怕其字亦瘦勁
秀拔後面無年月姓名爾時觀其壁上粉痕與字之
墨跡約已數十年矣

鈞陽同宗伯明經公

玉威

字蒼佩少以詩名人品醇

雅學問淵博胸懷意趣在世緣冷煖之外同堂兄弟
姪輩多受業者余未嘗從學然自十餘歲初學拈筆
即蒙嘉賞每愛携余遊訓誨提撕刮目相視生平文
章知己之遇以此為始今之字號皆所命也當余初
入庠時賀以詩曰吾家藜火燦生光奕奕英名莫可

當累世金章喬木第一庭玉樹少年郎由來化雨沾
芹藻看取秋風折桂香自是文衡屬意切故教聲價
滿詞場時康熙戊子夏五月余年十五至庚子秋闈
余叨副薦又贈以詩題云原圃悞中副車詩以惜之
其詩曰千里名駒好風雲意氣饒如何猶附驥未得
獨登鰲珠榜名應在石渠路不遙莢花還鼓浪無復
禹門高越二年遂以老病卒有孫名世篆者幼隨公
負詩囊南北遊亦工鑿咏今尚為博士弟子治舉子
業回思數十年前以伯叔而兼師友之誼品題過當

自愧無成今碌碌一官不足仰酬期許之萬一天涯
遠宦每憶荒塚白楊在箕山潁水之間感懷無限不
覺泔泔淚下也

襄城萬西田

邦榮

少聰穎嗜學於書無所不窺年未

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旋食餼出筆學為韻語即清警
絕俗讀書山中數年學益純詩亦益工同邑劉翰林
太乙自謂騷壇主盟深敬畏之所與唱和甚多為文
落落自行已意耻競俗豔風骨高騫意在筆先試輒
冠其曹偶每學使者至急欲一見其人以為快尤受

知於吾 師仁和少宰湯公與寶應劉閣學艾堂皆
先後視學中州者延其入幕校閱遍歷兩河諸郡半
生積詩數百首有紅崖草堂之刻居心純粹立品端
方與人交誠謹和易歷久如一日親黨朋輩以詩古
文求者無不應家素寒約而四方文士往來雞黍豐
潔賓至如歸為人謀竭誠致力凡諮以居家處世之
道數言可決其見解議論皆中正妥實顛撲不破固
非如尋常才情發越之士放浪於詩酒間高言曠達
簡棄一切者比也數奇屢躓場屋康熙庚子舉於鄉

年已近艾座主 冢宰蔡公 少司馬吳公皆延為
西席明史之纂脩出其手獨多花甲後始謁選為山
左之莘縣令未半載卒於官余少時入庠食餼亦在
弱冠內浪博浮名因同應試於許昌一見輒相投契
如有夙緣愛我如親手足遂以兄弟稱後又為庠子
同年然余以淺學後輩自顧碌碌事兄在師友之間
嘗數至余家對案聯床茶烟酒氣燈煤月影間商古
今而談風雅相期在流俗之外余亦曾至兄村居謁
嫂氏見兄兩幼子迨余之官南閩音問隔絕及渡臺

後於邱抄中見病沒之疏感傷涕泣淚下沾襟為禁
葷酒十日效古人心喪之意生平異姓兄弟自棗梓
以及宦途閱歷數十年南北天涯如公者僅三二人
而已悠悠世路何可多得哉

邯鄲縣黃梁夢亭柱一聯曰睡至二三更時凡功名
都成幻境想到一百年後無老少俱是古人世間營
營逐逐者讀此可以稍為解悟

許穎間有老儒學淹博素曠達不羈家貧甚數椽茅
屋破漏仰見天光幼孫數人隆冬無完衣除夕自署

此後食房集 卷一
一聯曰眼前皆赤子頭上有青天友人賀新歲者訝
其齷官署中語老儒曰彼官署用此皆假耳我乃真
也遂指其屋頂暨幼孫輩以示友人笑而憐之餽以
米薪併易一聯以贈曰兩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千鍾
百鍊人

金陵為明之留都宗廟社稷臣工咸在是以有南京
之稱 國朝定鼎燕山改為江寧府乃江南列郡何
得復以京名無如俗口相沿百餘年來仍未變易商
賈人等以此刻之招牌懸於市肆而地方官亦不加

禁飭甚至士大夫亦有此稱習而不察更屬詫異又直隸天津衛改為府治設附郭縣已近三十年而通省仍呼為衛且省文曰衛裏凡此雖似無關重輕實則有違 功令不可不急為更正者也

儀封丙子孝廉周伯章先生非靜夫之父也先生座

師為楊太史

中訥

太史之子

守知

字次也以進士任

江南管河司馬擢平涼太守後復為吾鄉管河兵備副使伯章先生墓誌銘出次也先生手錄存之而兩先生行誼之高文章之美可並見焉

康熙三十五年歲在丙子先君子以編修出典河
南鄉試錄其文合程度者幾十幾人貢於禮部而
儀封周君伯章與焉名次稍後不入魁選士論惜
之明年中州人士咸集輦下論文講藝尊酒酬酢
相得甚懽獨伯章於儔人中落落孤行若未易可
親疎者余竊異之庚辰再聚京師往還款洽如故
而伯章益孤峻不易近襄城劉太乙與伯章善戲
曰子面常若凍而長身昂昂如鶴遂呼之凍鶴先
君子嘗嘆曰風簷寸晷之文誠不足以盡其人乎

若伯章者寧不足以魁多士也而吾乃失之驪黃
之外或以告伯章伯章瞿然曰師固云爾渠則何
敢先人抑渠所為夙夜警勵者固自有在而又奚
暇於科名品目間爭短長尺寸耶余聞其語益心
異之越四年甲申余以攝篆至汴與伯章相見於
會城微覘之詞樸而氣恬心虛而志慤外雖方嚴
而中實和易非矯矯立名者於是而知伯章之學
之果有異會余改調邳睢倉卒去汴不暇與伯章
久作周旋又四年戊子荆獄起詞連伯章當是時

窮治黨與口詞株連遞相牽引延若瓜蔓即平時
一面之識無或免者羽書旁午緹騎四出銀鐺械
繫接跡於路至則垂楚榜掠殆無完膚血肉淋漓
號呼宛轉以就斃者指不勝數而伯章一孱弱書
生猝罹禍患逮繫以往莫知所竟親知皆避匿不
出伯章獨恬然義命自安不廢吟嘯久之獄漸解
竟得生還統是同里生王宜與浙人董載臣俱客
授曹縣而伯章館於濟寧孫氏擔簦往來道出於
曹常止宿王宜館中載臣者呂留良弟子也知醫

伯章故善病宜因與偕過載臣使胗視處方藥而載臣有從游弟子名益者與宜同姓稱叔姪云已而伯章家居宜亦歸里向所識之王益訪宜邨中因詣伯章會大雨雪留數日乃去至是官捕王益不得而載臣已死乃并逮宜及伯章至庭訊王益踪跡宜佯若不知者而悉以委諸伯章且陰擠之伯章初猶矜貽旣念與宜童外相善也憫其母老欲隱全之遂不置辨比至澗則王益已就逮矣均得不坐削籍以歸伯章歸與鄉黨親知輩言及浙

獄事迄無一語怨及王宜伯章既坐廢杜門掃軌
益復肆力於學上自漢唐以來諸儒解經之書靡
不旁搜博採辨其醇駁採其淺深晰其原委窮其
指趣而確定其折衷一以宋儒為準的其於濂洛
關閩窮理盡性之奧旨精研而切究之而尤深嚴
於朱陸之辨力詆姚江心性之說為非乃實有見
於格物致知識意正心之要而非漫然希聲望影
附門墻矜標榜立同異者所可同日語也蓋至是
而伯章之學純矣自後十有餘年絕不相知聞

今天子改元雍正之秋余德奉命至汴明年甲辰行部之暇便道一訪伯章村居則已病不能起矣然猶得至其讀書之所所謂栢子菴者菴前栢樹一株勁直蒼翠童童如車蓋殆百餘年物菴中書帙鱗次几案秩如當案置大椅思濂指曰此我父數十年來讀書所凭坐者也余視之倚肩橫肱枕腦承脰皆磨研有痕低寸許刻稜隱角脂汗所漬光若髹漆羨澤可鑑至其握手躡足之處跡印尤深履綦如在而指爪入木一宛然苟非數十

年攻苦有絕韋穿鐵之功曷以致此余謂思濂史
稱管寧木榻當膝皆穿向以其言為過以今觀之
其信是年秋伯章遂卒回憶昔時同舉數十人死
亡亦且過半而僅而存者又皆支離憔悴困憊竊
感與死為鄰三十年間盛衰之感頓至於此此余
之所以悲從中來而不能自己也將葬思濂以納
壙之文來請按狀君諱斐字伯章號閭齋晚年自
號愚整儀封縣人先世居西華號橋上周家明洪
永間自西華遷杞居瓦屋營世為農正嘉間有諱

雲者始遷儀封居中莊之南因號莊南饒於財田連四邑畝以萬計生太學生朝卿能世其業沈歸德龍江嘗客於家謂東西南北各十里田皆為周氏有遂以方田號焉終周藩引禮官實君之高祖也方田生三子曰仁信位位字績田太學生任遼東苑馬寺監正生邑庠生煥文字凝吾凝吾生有鳳字竹友晚號萱杖老人君之父也君少而孤頻遭外侮家道中落乃刻苦嚮學卒以有成用光前緒周氏自莊南以來雖代有仕者率皆以農事起

家不屑屑事章句業故笥無傳書至君而始有萬
卷之藏焉稱先則古砥節礪行為世名儒良不易
矣君生於順治十七年庚子五月二十五日卒於
雍正二年甲辰八月初十日得年六十有五所著
有四書集疏二十卷讀易筆記若干卷讀春秋筆
記若干卷讀儀禮筆記若干卷文章正宗精選八
卷及審幾齋遺稿七卷日省錄一卷四書制義一
卷藏於家元配翟氏先卒繼娶戴氏子男子三思
濂憲洛翟孺人出德固戴孺人出女子三張洙秦

應元王汝礪其婿也孫男四人孫女三人今將以
雍正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某鄉之某原先期為
文以授思濂使擇能書者丹諸石及期而空嗟乎
士生晚近輒抗心希志追踪數千百世以上微言
既絕墜緒茫然而且內無父兄之教外無師友之
資子焉孤立區區徒抱此塵編蠹簡欲於其中求
得古人精神命脉之所寄與之通呼吸於冥漠不
可見聞之際心相印而口相承也難已又况行不
出井白之間語不越布粟之外土垣苑屋蓬藿蕭

然耳目所及不過此二三田夫牧豎歌呼和荅於
籬花坂草村烟隴雨之晦明朝暮而思以窮天地
之竒而盡古今之變則更難乃至流離困頓抑挫
折辱以瀕於死而任重道遠之仔肩猶獨撐拄於
一息之尚存而不敢少弛其擔冰霜之氣鐵石之
腸百折而不回而又絕無幾微感憤不平之色流
露於語言文字之觸發則尤難之難者豈非篤信
好學守死善道者歟余故於伯章略其他弗道特
著其讀書求道之勤且苦更患難而不渝以明其

畢生心力之所在而歷叙數十年離合聚散之故以見余之所得於伯章者如此庶以傳信俾後之人有考焉

銘曰農而士兮首四民士何事兮學是勤曷舉之兮身之文孰禡之兮命之迤涅而不淄兮志何純不見是而无悶兮惟德其隣中莊之南兮邇榆枌於焉歸藏兮永千春作此銘詞兮示後人勒諸貞珉兮曰此讀書抱道獨行君子之墳

武夷茶高下共分二種二種之中又各分高下數種

其生於山上巖間者名巖茶其種於山外地內者名洲茶巖茶中最高者曰老樹小種次則小種次則小種工夫次則工夫次則工夫花香次則花香洲茶中最高者曰白毫次則紫毫次則芽茶凡巖茶皆各巖僧道採摘焙製遠近賈客於九曲內各寺廟購覓市中無售者洲茶皆民間挑賣行鋪收買山之第九曲盡處有星村鎮為行家萃聚所外有本省邵武江西廣信等處所產之茶黑色紅湯土名江西烏皆私售於星村各行而行商則以之入於紫毫芽茶內售之

取其價廉而質重也本地茶戶見則奪取而訟之於官芽茶多屬真偽相叅其廣行於京師暨各省者大率皆此惟粵東人能辨之又五曲道院名天遊觀觀前有老茶盤根旋繞於水石之間每年發十數枝其葉肥厚稀疎僅可得茶三二兩以觀中供呂純陽因名曰洞賓茶屆將熟時道人請於邑令遣家人於採茶之前夕住宿其廟次日黎明同道人帶露採摘守候焙製頃刻而成先以一杯供純陽道人自畱少許餘者盡貯小瓶中封固用圖記交家人持回茶香而

列粗葉盤屈如乾蠶狀色青翠似松蘿新者但可聞其清芬稍為咀味多則不宜過一年後於醉飽中烹嘗之則清涼劑也余為崇安令五年至去任時計所收藏未半觔十餘載後亦色香俱變矣

武夷山在崇安縣會仙里內距縣治三十餘里往來省會郡城路出其下大王峰近在路旁即第一曲也峰下為武夷宮舊名冲霄觀院宇規模寬敞深邃兩廊皆道院東廊毀廢已久現在道流俱居西廊正殿峻巍弘麗神座兩旁排列巨匱中藏道經殿前楠樹

雙立高聳翠秀前有拜墀余任崇令時曾於墀前立石高丈餘刻洞天仙府四大字去任七八年後過其地猶見之未知各道侶肯為護持久存否

杜二泉太史

詔

致仕家居選刺中晚唐詩叩彈集盛

行於世雍正甲寅秋度仙霞嶺遊武夷予時為崇安令稍盡地主之誼遊興頗暢贈予五律一首越嶺入崇安清秋濕翠乾好山招杜老佳政識劉寬仙境尋還杳溪流渡亦難鳴琴如有暇共汎月波寒又因崇署後圃有老梅二本相傳趙清獻公作令時手植賦

贈七律一首自古甘棠著頌聲老梅何以至今名冰

霜歷盡如清獻鐵石原來似廣平

清獻稱鐵石御史

司牧有

人稱後起焚香無愧繼先生一琴一鶴遺風在滿縣
花多手種成別時復贈七絕二首粘署辟臨行未及
取貯篋中今只記次首結句云不遇苑花仙洞客仙
山安得此番遊

劉子名芳

不知何處人常往來武夷宮題詩道院雖

未盡精工而筆意清健間有佳句書法亦道勁有別
致予每至武夷宮輒向壁間吟哦其詩囑道紀彭本

陸侯其再來邀至署中後自閩赴揚州復宿武夷宮
道士以予言告未肯過我相見以詩綾留贈前題數
語誌其事乃生平一神交好友也錄記於左

乙卯初夏予有維揚之行踰出武夷與彭煉師茶
話亟稱邑侯原翁老先生憐才愛士向所題壁間
拙作屢承鑒顧命予趨謁予因尹醜臺之召不獲
停裝而景仰之私又不能自釋故弗計工拙走筆
漫成三章以抒葵衷 曾錄荒詞在草亭一經談
及愧靡寧無非聊塞幽人白何事枉垂長者青袍

笏已臨山有色車旗雖去地猶馨應教此夕相思
處竹榻燈殘月滿庭何須更作蕙明頌早聽民歌
德有餘愛士情慙花共麗憐才心切竹同虛官當
盛世休操治署近名山好著書若果不辭問字客
還將載酒到庭除匆匆客路費躊躇欲謁芝顏志
亦虛花縣縱懸高士榻琴堂敢繫野人車識韓有
願心皆醉御李無緣迹更踈走筆聊將詩代面何
時重上一緘書

予性嗜古文詞筮仕後於風塵簿書中稍有閑情輒

取一編朗誦數過蓋不敢謂學古有得聊以賞心怡志耳乾隆丙辰夏崇安署中聞有調臺之信以案頭所積卷帙浩繁不能携以航海倩幕友西席諸君併歷年童試所取門下士之善書者抄錄三百餘篇五閱月而竣名曰古文喜獵集自製序文欲鐫板以問世併可垂諸後人曰學識淺陋且時際匆忙只就各集中錄其原批不能自附評語未便遽災梨束苾刊其序文以誌予一番採集之意然抄本已裝訂成帙子孫之能為箇中人者亦可珍藏以歷久遠也

喜獵集者余將之官海外時所輯之書也自念賦
資專愚生平無他嗜好獨於古人文字如有夙緣
斗室虛白牢愁為消一燈孤青夕夢都破語云漁
經獵史余羈貫之樂蓋近之矣已而一行作吏塵
勞鹿鹿披吟之事幾於日不暇及而結習所在終
不能忘宰閩中以來退食之下即事丹鉛自行笈
所携及藏書之家所有雖蠹簡塵篇披討殆徧且
於數見不鮮之外采新獲秘每一展閱欣然樂之
迴環雒誦髣髴王郎下帷之日不知身在簿書堆

案中 也 乾隆元年由崇安移官臺之彰化行有日
矣思重洋絕島番社俾人恐無寒山片石差可與
語爰萃平日所好文字自左國秦漢六朝唐宋以
迄前明共三百餘首拊擋成集携以俱往而取程
叔子見獵心喜之語名之蓋以結習難除溺文之
與從禽一也夫以子樗散之材悞縛長纓既不能
弋取聲華游涉通顯又不能馳騫利藪陰圖厚寔
而十年薄宦數卷殘書此何異獵者之一無所獲
耶然尚幸平昔之懷未為塵慮所泯而騁藝苑較

文園者仍不失吾弓燥手柔草茂獸肥之况則所以名集之意亦自矢不忘此樂而已若謂蘇長公在儋耳雷藤嘗以陶柳之集自隨故其著作冲澹蕭散有海外文心之目今喜獵一集亦此物此志乎則余謝不敏矣

鄆陵常卜三 肇洛明少司農 自邇之曾孫大廷尉 翼

聖之孫刑部主政 宏瑀之子世家舊族年少美丰姿聰穎過人為文如淺水平沙而意致清雋對之無塵浮氣書法亦秀媚可人成童入庠試輒上等然名次

多居後是以未獲食餼補增廣生性喜遊戲工音樂
親友奴僕凡在左右者無不嫻於笙歌幼僮三五人
皆俊雅靈慧面如傅粉錦衣綉履持簫管相隨所用
樂器多鑲嵌珠寶常於月榭花欄賓朋萃集間品竹
彈絲淺斟低唱甚至於演出場態度翩躚其歌喉之
妙知音者以為即吳中老伶不能及也家居大小庭
齋備極精雅皆傳自先世又於廳事之旁築室三楹
佐以崇臺曲檻修竹竒石顏其額曰快活三蓋借曲
牌為名既以自寫其所好而又隱寓其字於內署門

聯曰好雨好晴好月宜詩宜酒宜琴天時人事各舉
其三亦與顏額中字意相合時當弱冠上下放誕風
流未免太失揀束亦且縱飲嗜博家業日漸凋零族
黨姻戚輩鄙其行為多不樂與之遊而亦憚其丰標
有珠玉在前之意彼自同志數人而外即落落寡所
合也余為其總角交長予三歲以兄弟稱凡其嗜好
技藝子一無取能而每至其家當別無他賓之際則
莊顏相對促膝談心絕無一語及聲歌博飲之事嘗
嘆息謂子曰吾質性佻薄非但功名不敢望即壽算

亦自知無多吾弟頗異流俗敢以幼子薄產為君異
日之累後以沉醉出遊墜馬傷手足病數年卒壽僅
逾三旬數十年來予宦遊南北音問阻隔聞其舊居
高堂華屋拆賣一空妻妾亦相繼沒二子皆無所成
就予莫能扶其顛危冥冥之中負此知己深為惋嘆
武夷六曲天遊峯頂建天遊觀觀前平臺一區臺上
有亭名一覽亭登其上溪山全勢可一望而收亭之
命名蓋取一覽衆山小之意也余令崇時往來觀中
每欲用杜詩諸峯羅列似兒孫之句對以出語為集

唐一聯而腹笥寒儉久不能得乾隆元年丙辰夏六月偶因公務止宿於此夜坐亭中聞四面鐘磬梵音遠近高下不一其處令人神思靜穆恍如身在世外次日黎明起立臺前看煙雲漠漠峰巒埋滅巖壑俱平但聞溪灘流水琮琤有聲稍刻日將出漸露峯尖忽濃忽淡乍開乍合如萬層島嶼出沒隱現於波濤上下之中至飯罷浮游雲氣始盡蕩除山容揭露青綠如洗天遊勝境於此一宿又覺別有會心遂亦不復再搜唐句乃自題一聯曰萬壑煙雲晨起後四山

鐘磬夜來時鐫木懸於亭上聞至今尚在焉

崇安裴秀才朝選住大渾庄當山水幽異之地子每

因公經過止宿數次登其書閣看山光晚映修竹倚
欄塵慮一清曾有即景一律秀才最喜其項聯云青
翠欄前新雨竹蒼茫樓外夕陽山後於臨行時摘此
二句贈為閣之柱上聯

少司寇李公

華之

山東青州人為諸生時病時疫垂

危氣已絕胸口微溫越一日復甦述其至冥司殿宇
輝煌隸卒導之跪階下有冕旒在上者詢其姓氏翻

閱簿籍言此人壽僅得半速遣其歸於是數卒翼之
飛馳而去至一地窖前火焰騰出卒推入其中驚躍
而醒時年三十九也迨後成進士歷官少司寇年七
十八卒於京邸恰如冥司之言曾見其同鄉官一輓
聯曰七旬八歲遐齡古來絕少三十九年大夢今日
始真

吾鄉商邱賈靜子先生

開宗

嘗集同里諸文人率子

弟輩論希聖希賢之學座中一少年道聖賢難做願
就功名一路先生曰女看功名二字何容易須如諸

慕孔明之鞠躬盡瘁狄梁公之再興唐室郭汾陽之克復兩京功施天下名傳後世這纔說得是功名這便是聖賢一流人少年者曰某不肖甘為富貴中人何如先生曰富貴亦不易如江左王謝不過富貴子弟然皆登高能賦文采風流蔚然可觀若但酣豢於絢綺膏粱聲色之中夢藝一生豈足云富貴乎

江右撫軍胡公松講學於白鹿洞書院諭諸生曰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往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士君子不可無此志業以嗜慾殺身貨財殺子孫虐政殺

民學術殺天下後世士君子不可有此罪過

襄城劉太史

青藜

自命為中州吟壇主盟其同邑有

田霓裳秀才亦工詩予雖處桑梓近地而詩未多見
僅記太史贈趙村翁一首卜築何年古寺隣青藤白
髮見天真九秋永黍餘官稅半夜衣冠話故人落葉
寒風村外路孤燈細雨異鄉身此時相對情多少醉
倒君家麵米春霓裳詩亦記其一山家遊遍復漁家
布襪青藤興未涯閑步夕陽臨斷岸偶成新句畫平
沙晴川犢健犁芳草古渡樵歸戴野花借問阮宣居

止處隔林遙指酒旗斜二人俱早逝萬西田為其同
邑姻親至交有追懷劉翰林太乙田甥霓裳一首云
詩酒淋漓快盍簪轉頭樂事嘆消沉鬚眉不見奇男
子風月空懷好翰林謝眺行來悲吊影杜陵老去喪
知音此身自解同駒隙却為山陽淚滿襟

彰化為臺灣北路新設之邑衙舍草創子蒞任後於
二堂之西闢圓月門門內自南而北建一廊長可數
十步廊之盡處建書室三楹即由廊西折而通於室
之前厦厦之前簷與廊之柱下俱有扶闌外為小院

院之西南二面俱砌花牆廊之南隅栽鳳尾竹數竿
與圓月門相映院中雜植佳卉臺地溫暖隆冬無霜
雪一年花開不間予在任幾四載公餘偃息其中啜
茗焚香時或展卷吟哦偶爾情思曠逸幾忘身在重
洋之外刻一聯於簷柱四季看新花闌外常如春色
一牕開舊卷案前猶是書生又因廊前遙對大海用
先伯觀察公詩中夕陽一片海天紅之句橫書一
匾懸於廊之額見者皆以為脗切及瓜期已滿代者
將至每倚闌酌酒有惜別之意於簷之內柱題一聯

曰烟海一帆思彼岸春風三載戀吾廬蓋其時雖海外遠人思歸念切而一軒風景時序數更固不禁離情之繾綣也

余彰化俸滿後接任者為南平令許公廷璠於其將

至時戲題二堂柱一聯曰持正道而來非是他端許子揚片帆以去依然前度劉郎蓋許本內地舊寅好故為謔語以贈之

臺灣北路協鎮駐劄彰化縣城內余為彰令時與靳

協鎮光瀚同城三載靳先余一年去以三舟渡海遭

風失其一家僕隨丁輩葬魚腹者二十餘人十數日後臺灣府城市中有巨沙魚剖腹得人手一隻指上束銀戒箍適北路協標有少年兵丁來視者驚曰是必靳協府隨丁曾青之手此戒箍與余同時一舖製造余指上現着者是也比視之形狀分寸無少異聞者慘然曾青時年二十餘一美少年常往來予署中熟識之

臺灣番性嗜殺所得人頭捧玩供奉視為至寶予宦閩公牘所載生番情形各稟啟已詳之矣然此以男

番而論未及其婦女也昔予調彰化令甫蒞任有前
縣任內生番殺人數案奉督憲檄飭會同營員設法
查拏時同城北路協鎮靳公

光瀚

於予未到之先已

命岍裡社通事張達京查係眉加臘等社之番所殺
頭顱現存該社但其社寮深遠隔重山險溪非可以
法力致乃備牛酒布線等物仍命張達京同其素相
契好之熟番數人持入誘引令各携其所殺之人頭
以出出山後未敢遽令入城留於近山番社飼以酒
食予與靳公同往該社先為問譯以察真偽併驗其

所携之頭頭共六顆內有鬚髮尚存者驗後以竹筐盛貯懸於社屋之簷下其通社婦女皆欲往觀洵通事代稟許之及觀則取頭捧於手以口吮相親旁觀皆不敢注目視而各番婦猶流連愛玩不忍釋手所謂其性與人殊也

昔有某孝廉公車入都於上元節偕友人夜遊見起火立成短句云撒手登雲路虹霓萬丈高人人爭仰面一響入重霄衆皆驚賞以為是科必獲雋且當擢元魁及試竣榜發果大魁天下

湖南巡撫在前朝為偏沅巡撫蓋因偏嶺沅橋一帶
地方而設此撫也俗人不解其義以一省設兩撫軍
遂謂有偏正之分妄指湖北為正撫此為偏撫甚至
以安徽甘肅二撫俱指為偏而併將沅字錯呼為院
字每稱此三撫即曰偏院文人士大夫亦間有誤認
者以訛傳訛可發一笑

鄭芝龍於明末附東洋國甲螺

東洋即日本國甲螺即頭目之類顏

思齊據臺灣尋棄去後為紅毛所據國初芝龍子

成功復取臺地明宗室所稱寧靖王者亦依居焉至

康熙二十一年閩督姚公啟聖仰遵廟筭定策平

臺二十二年靖海將軍侯施公琅戰勝取澎湖時成

功已死其子克塽震攝天威遂籍府庫納地歸誠

然其始猶欲留居故土効外藩之意施公以其海外
遺孽恐有後患拒阻之今臺誌載其歸降時前後二
表表乃文人之筆立言亦得體當時彼中國亦有人
在也

附鄭氏歸降第一表

招討大將軍延平王鄭克塽謹奏伏以論域中有

常尊歷代紹百王為得統觀天意有攸屬 興朝
宅九土以受符誠五德之推移為萬彙所瞻仰者
也伏念先世自矢愚忠追懷前代之思未沾 盛
朝之澤是以臣祖成功筆路以闢東土臣父經韋
韋而雜文身寧敢負固重險自擬夜郎抑亦保全
遺黎孤棲海角而已迨至先人弛擔穉子承祧常
思畏天之威莫求縮地之術茲蓋伏遇 皇帝陛
下高覆厚載仁育義懷底定中邦如旭日升而普
照掃擴六宇雖浮雲翳而乍消苟修文德以來遠

人寧事勝心而焚海內乃者舳艫西下自揣履蹈
之獲愆念此血氣東來無非霜露之所墜顏行何
敢再逆草心以表後誠昔也威未見德無怪鳥駭
於虞機今也悟已知迷敢後麟遊於仁圃伏願視
天地萬物為一體合象胥寄棘為大同遠柔而邇
能形民固無心於醉飽貳討而服舍依魚自適性
於淵泓夫且問黃耆之海波豈特誓丹誠以繳日
焉已哉

第年表

為舉國內附仰冀 聖恩事竊惟臣生自海邦稔
情無識謬繼創垂之事有乖傾向之誠過者樓船
西來旌旂東指簞壺緩迎於周旅干羽煩舞于虞
階自省重愆誠為 聖靈之赫濯信知 天命有
攸歸逆者亡順者昌乃 覆載待物之廣大貳而
討服而舍諒 聖王與人之甚寬用遵往時之成
命爰邀此日之 殊恩冀守宗祧以勿失永作屏
翰於東方業有脩表具奏外及接提督臣施琅來
書以復居故土不敢主張臣思既傾心而向化何

難納土以輸誠茲特繕具本章并延平王印一顆
冊一副及武平侯臣劉國軒印一顆忠誠伯馮錫
範印一顆敬遣副使劉國昌馮錫韓賚赴軍前繳
奏謹籍土地人民待 命境土數千里之封疆

悉歸土宇百餘萬之戶口並屬版圖遵海而南永
息波濤之警普天之下均沾雨露之需寔 聖德
之漸被無方斯遐陬之襁負恐後獨念臣全家骨
肉強半孺呱本係南人不諳北土合無乞就近閩
地方撥賜田庄廬屋俾免流移之苦且獲養贍之

資則蒙 高厚之生成當誓丹青以啣結至於明
室宗親格外優待通邦士庶軫念綏柔文武諸官
加恩遷擢前附將領一體垂仁夙昔仇怨盡與蠲
除籍沒產業俱行賜復尤期廣推寬大之仁明布
維新之令使夫羣情允洽共鼓舞於春風萬彙熙
恬同咏遊於化日斯又微臣無厭之請徼望 朝
廷不次之恩者也為此激切具本 奏 聞伏候

勅旨

崇安武夷山三曲溪南有峯巍然聳立峭壁千尋名

小藏峯又名仙船巖巖最高處木板縱橫插於隙間誌載武夷君設宴幔亭峯架虹橋以引鄉人及下橋遂斷其板飛插各峯石罅中惟此峯最多風雨飄搖歲久不腐人亦莫能取間有自墜者色類降香文理堅栗剖之有細絲白亮如銀不辨何木土人珍之呼為虹橋板謂其能除胃氣痛辟火災祛邪祟縣庫貯板一長可六尺餘寬七八寸相傳明萬歷年所墜貯之於官聞歷任縣令皆取寸許携歸予令崇五載每與座客談及輒取供鑒賞臨去時亦截小片入行裝

今猶存於家屬兒輩謹藏之以待博物者

閩中幕友余晴江

尚焜

工書畫家居建寧郡予為崇

安令時因公寓郡城之考場晴江偶閑居時相晤語
向予索武夷茶以畫扇贈題詩其上曰聞道夷山竈
上頭露芽新展綠雲浮十分春色誰為主玉洞仙郎
本姓劉枯坐茅齋閑似我清談棘院快逢君可能分
得蘭芽白潤我毫端滿幅雲

吳祭酒圓曲舉世傳誦因之陸子雲士

次雲

作傳

沈子次雲

虬

作記無非欲附傳不朽耳但雲士並不

考時論世多為懸揣附會之說如圓圓本是周奎之家姬乃云為田畹所得以曲中有相見初經田竇家一語而誤不知田竇為戚里之通稱若田指田畹竇又何屬耶至云甲申春妃謀所以解帝憂者於父不知甲申之前田妃已沒是祭酒之永和宮詞雲士並未寓目所述圓圓說田畹闖賊諸語悉以己意揣摩劈空粧點閱之令人失笑史傳李自成不近女色且甫入都城即匆遽東行倉荒西遁豈暇與一女子細談衷曲傳中所載命羣姬唱西調拍掌以和之形容

陝西賊人之狀態固無不可者然非當日之情事也
最可異者三桂追賊並未回京乃云復京師覓得圓
圓喜泣交集不解何所考証曲中明叙劍閣雲深起
畫樓散開月落開妝鏡不幾傳與詩大相刺謬乎中
段述三次偵者三番問答試思三事出於一時豈有
待三偵方知之理直同演劇之兒戲矣末以三桂逆
命多出於同夢之謀尤屬藝語大不及次雲所記實
情實事直捷簡明足以証信可為祭酒之功臣也世
止知有陸傳多未見沈記者茲併錄之俾有識者讀

圓圓記而知余言非誣云 再考田貴妃居承乾宮
東宮也莊烈帝寔寵幸之然帝與周后伉儷最篤極
加敬禮后亦賢淑貞靜表貴妃居翊坤宮乃西宮也
后每禮表而抑田持大體非妬也田妃偶失周后歡
帝即遣妃居永和宮脩省後得后之一言方始召還
豈有覓美女不寵之事崇禎末年江南大璫進女樂
帝稍留連田妃即具疏以諫帝溫旨嘉納為之立罷
亦不應有謀進美女以解帝憂之事沈陸二人觀書
不多各逞臆見厚誣帝后及妃斯亦不可以不辨

附
圓圓傳

陸次雲雲士撰

圓圓陳姓玉峯歌妓也聲甲天下之聲色甲天下之色崇禎癸未歲總兵吳三桂慕其名齎千金往聘之已先為田畹所得時圓圓以不得事吳怏怏也而吳更甚田畹者懷宗妃之父也年耄矣圓圓度流水高山之曲以歌之畹每擊節不知其悼知音之希也甲申春流氛大熾懷宗宵旰憂之廢寢食妃謀所以解帝憂者於父畹進圓圓圓掃眉而入冀邀一顧帝穆如也旋命之歸畹第時闖帥將

逼幾輔矣帝急召三桂對平臺錫蟒玉賜上方託重寄命守山海關三桂亦慷慨受命以忠貞自許也而寇深矣長安富貴家胥皇皇惋憂甚語圓圓圓曰當世亂而公無所依禍必至曷不締交於吳將軍庶緩急有藉乎皖曰斯何時吾欲與之續繼不暇也圓圓曰吳慕公家歌舞有時矣公鑒于石尉不借人看設玉石焚時能堅閉金谷耶盍以此請當必來無卻顧皖然之遂躬迓吳觀家樂吳欲之而故卻也強而可至則戎服臨筵儼然有不

可犯之色。琬陳列益盛，禮益恭，酒甫行，吳即欲去。琬屢易席，至邃室，出羣姬，調絲竹，皆殊秀，一淡妝者，統諸美而先。衆音情艷，意嬌三桂，不覺其神移心蕩也。遽命解戎服，易輕裘，顧為琬曰：「此非所謂圓圓耶？洵足傾人城矣。」公寧勿畏而擁此耶？琬不知所答。命圓圓行酒，圓圓至，席吳語曰：「卿樂甚，圓圓小語曰：紅拂尚不樂，越公矧不逮，越公者耶？吳領之，酣飲間，警報踵至，吳似不欲行者，而不得不行。琬前席曰：「設寇至，將奈何？」吳遽曰：「能以圓圓見。」

贈吾當保公家先於保國也。琬勉許之。吳即命圓
圓拜辭。琬擇細馬馱之去。琬爽然無如何也。帝促
三桂出關。三桂父督理御營名驥者。恐帝聞其子
載圓圓事。留府第勿令往。三桂去而闖賊旋拔城
矣。懷宗死。社稷李自成據宮掖。宮人死者半。逸者
半。自成詢內監曰：上苑三千何無一國色？耶內監
曰：先帝屏聲色鮮佳麗。有一圓圓者。絕世所希。田
琬進帝而帝卻之。今聞琬贈三桂。三桂留之。其父
吳驥第中矣。是時驥方降闖。闖即向驥索圓圓。且

籍其家而命其作書以招子也驥即從命進圓圓
自成驚且喜遽命歌奏吳歆自成蹙額曰何貌甚
佳而音殊不可耐也即命群姬唱西調操阮箏琥
珀已拍掌以和之繁音激楚熱耳酸心顧圓圓曰
此樂何如圓圓曰此曲祇應天上有非南鄙之人
所能及也自成甚嬖之隨遣使以銀四萬兩犒三
桂軍三桂得父書欣然受命矣而一偵者至詢之
曰吾家無恙耶曰為闖籍矣曰吾至當自還也又
一偵者至曰吾父無恙耶曰為闖拘繫矣曰吾至

當即釋也又一偵者至曰陳夫人無恙耶曰為闖
得之矣三桂拔劍砍案曰果有是吾從若耶因作
書答父略曰兒以父蔭待罪戎行以為李賊猖狂
不久即當撲滅不意我國無人望風而靡側聞聖
主晏駕不勝眦裂猶意吾父奮椎一擊誓不俱生
不則刎頸以殉國難何乃隱忍偷生訊以非義既
無孝寬禦寇之才復愧平原罵賊之勇父既不能
為忠臣兒亦安敢為孝子乎兒與父決不早圖賊
雖置父鼎俎旁以誘三桂不顧也隨效秦庭之泣

乞 王師以勦巨寇先敗之於一片石自成怒戮
吳驤併其家人三十餘口欲殺圓圓圓圓曰聞吳
將軍捲甲來歸矣徒以妾故又復與兵殺妾何足
惜恐其為王死敵不利也自成欲挈圓圓去圓圓
曰妾既事大王矣豈不欲從大王行恐吳將軍以
妾故而窮追不已也王圖之度能敵彼妾即褰裳
跨征騎自成乃凝思圓圓曰妾為大王計宜留妾
緩敵當說彼不追以報大王之恩遇也自成然之
於是棄圓圓載輜重狼狽西行是時也闖膽已落

一鼓可滅三桂復京師急覓圓圓既得相與抱持
喜泣交集不待圓圓為闖致說自以為法戒追窮
聽其縱逸而不復問矣旋受王封建蘓臺營鄙鄔
於滇南而時命圓圓歌圓圓每歌大風之章以媚
之吳酒酣恒拔劍起舞作發揚蹈厲之容圓圓即
捧觴為壽以為其神武不可一世也吳益愛之故
專房之寵數十年如一日其蓄異志作謙恭陰結
天下士相傳曰多出於同夢之謀而世之不知者
以三桂能學申胥以復君父大讐忠孝人也曷知

其乞師之故蓋在此而不在彼哉厥後尊榮南面三十餘年又復浪涕潢池致勞撻代跋扈艷妻同歸殲滅何足以償不子不臣之罪也哉 陸次雲

曰語云無徵不信圓圓之說有徵乎曰有徵諸吳梅村祭酒偉業之詩矣梅村效琵琶長恨體作圓圓曲以刺三桂曰衝冠一怒為紅顏蓋實錄也三桂齋重幣求去此詩吳勿許當其盛時祭酒能顯斥其非卻其賂遺而不顧於甲寅之亂似早有以見其微者嗚呼梅村非詩史之董狐也哉

附 圓圓偶記

沈 虬次雪撰

陳圓圓蘇州名妓也在崇禎辛巳間年十八善歌舞隸梨園中貌端嚴白晳似閨閣中人絕無青樓意態故登場無不羨嘆時田妃專寵兩宮不協流氛漸逼師屢喪敗上意不歡國戚嘉定伯周以營葬歸蘇歆得色藝凌絕者因母后進之以舒宵旰之憂且以分西宮之寵遂重賂圓以北納之宮中一日上見圓問以從來且命遣還故圓仍在周邸時吳帥得命鎮山海周餞之出女優佐觴吳屢目

圓頗屬意焉詰朝請於周周拒之有所親謂周曰
朝廷方寄以北門公何惜一女子結其懽耶周感
悟時朝廷賜吳三千金吳輒以千金為聘限迫即
行未及娶也周備裝資送吳父家未幾賊陷京邑
籍諸貴家吳父亦與焉賊擁重兵挈吳父而東以
招其子許以通候之賞吳已允降矣因問圓娘所
在使不敢隱以籍入告吳遂按劍大怒曰大丈夫
不能保其妻室何以生為遂勒馬出關隨王師
而入其父旋遇害故吳梅村圓圓曲云慟哭六軍

皆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又云電掃紅巾定黑山
哭罷君親再相見又雜感詩二快馬健兒無限恨
偏教紅粉定燕山此詩史微詞也吳旋逐寇出山
西道晝夜不息尚未知圓之存亡也時都中已索
得圓載送軍前至絳州將渡河方及遂效于飛位
與晚妻匹有尊稱並輦而行自秦至蜀盪寇平逆
建藩滇中吳之顯貴近世無比而圓以一妓女傾
動京師匹偶上公吳下艷稱此圓之始末已得其
略矣以後吳之鎮滇以至逆節二十年來以不聞

圓之消息癸亥冬於西陵遇歸安公公故令滇訪其遺事語及陳圓公曰有之彼處稱邢太太而非陳也述吳娶邢始末更悉意陳為鴛母姓而邢其本姓也邢在王第中名最貴盛然別居一院卸鉛華屏歌舞黃冠羽衣茹素自居府中宴會皆不與吳與妻間日同至其處談讌竟日抵暮而踈亦不畱寢及府中有疑難事費處分者求邢太太言無不立解意在排難解紛曰我修行人作好事故內外無不重之吳之妻悍而妬亦曲順邢意蓋邢深

知妻之驚惡故退居恬淡不競寵利其名哲保身
之義有過人者吳有二姬羨顏色善歌舞寵冠後
庭吳征水西屬其子善視之子以他事遠行往返
兩月及歸省事而二人俱斃矣不勝駭愕詢知其
為晚母所殺然後知邢之潛身遠害為不可及也
敗亡之後吳闔門被戮矣凌敲叢臺懽樂不終此
白首之女冠焉知不為綠珠之墮樓眈眈之終於
燕子耶不可考矣吳門好事者但知圓之喪亂中
遇合之奇吳之功成後寵幸之盛且有為一女子

開天下興廢之嘆而不知其辭榮入道於繁華中
急流勇退吳之知進而不知退以至喪敗負媿一
女子多矣故為之記

錢牧齋既仕本朝罷職家居招集十郡知名耆舊為
文酒之會一夕宴罷忽見壁上有題七律一首不署
姓名筆墨淋漓衆人閱之大為慚沮詩云十郡名賢
請自思就中若箇是男兒燕山難挽龍髯日邗水爭
持牛耳時淚灑冬青空有恨歌殘凝碧已無詩長陵
麥飯何人問願借烘堂酒一卮

水滸傳三十六人姓名見於龔聖子贊宗張文忠公
叔夜招安梁山灤榜文云有赤身為國不避克鋒拿
獲宋江者賞錢萬萬貫獲執花紅拿獲李進義者賞
錢百萬貫獲花紅拿獲關勝呼延綽柴進武松張清
等者賞錢十萬貫花紅拿獲董平李進者賞錢伍萬
貫有差姓名微有不同今闢葉子者曰賞曰萬萬貫
千萬貫百萬貫曰花紅豈用榜文中語耶

予為崇安令初蒞任時有友人贈一聯曰玉女峯前
新令尹桃花洞裏舊仙郎後又有摘東坡詩中句易

數字書聯以贈曰春雨足時茶戶喜仙山深處長官
清俱極清切

雍正十年壬子臺灣北路大甲西克番聚眾劫殺淡
水同知張^某幕友家人盡遇害張僅以身免瀕海數

十社皆騷動時廉耳門海防同知尹公^{士俚}俸滿候

代適以公務至其地聞警即率鄉勇設法捕逐繼復
代庖淡水隨大兵擒剿克焰以熄公後觀察臺灣繪
平番圖以紀其事題咏甚多然皆渾舉大意予按圖
為長句逐細敘述詩雖未工可悉一時情事云

海天新聞迤北址

彰化係新設

蠢頑梗化羣獠起秉節

旬宣今吉甫邊疆曾作觀軍使

公前為臺防司馬俸滿委往臺北驗

兵初聞倡亂大甲西

番社名

四面懸搖動不止蕭條

海岸風沙地紛紛雨集面前矢手提一劍率羣黎

霹靂聲驚殪狂兇

時隨行壯丁統傷克番數人

追奔逐北鳥獸

散遠伏山巔與水溪倉猝不煩奉上檄邊功身任

已如此此路分防稱重任代庖遂使賢能理

委署淡水

司奇崙

番社名

復肆助勦擒金戈聲中多畫指千軍

踴躍顚飽騰處處行營有聚米蒿目飛鴻遍四野

銓錢揮處叟童喜昭宣大義遏流言狐鼠不復施
其技元克囚首叩階前翦草除根虎穴裏整裝別
往留復住戎行直作長城恃旦夕正好會王師偶
有克鋒傳淡水獨驅小醜淨餘氛勞我旌麾一舉
趾從茲左右大將軍問罪提師壯軍壘蕩平謀略
思兼威安盡雕題與鑿齒至今濱海颺麴窟桑麻
雞犬咸成市父老每稱觀察公猶道平番司馬是
我來聽盡口碑傳不待披圖已知矣吁嗟乎丈夫
生長七尺軀不止乘軒拖金紫身從絕域建奇勳

名姓方堪重青史海外如公真不愧乘長風破浪
萬里千古功高誰與同惟有張騫傳介子

仁和湯西崖夫子

右曾

督學予鄉時當康熙四五十

年間清嚴公正為一時獨步又留意人才每多格外
甄拔戊子夏五月予年十五應童子試蒙 夫子當
堂取閱試卷以予年尚幼弱文頗暢達垂問懇懇面
取入庠知己之感數十年如一日乾隆丁巳於臺灣
晤海防司馬徐公之壻吳君 夫子同里人也道及
夫子家中近况言有公子行五者現住杭郡家業

已漸蕭條矣子浼其道意後於徐司馬處得公子所
寄書遣乘便羽作札寄覆併附廿四金贈之錄存覆
札以誌予終身不忘之意且以永示我後人焉

弟豫之新鄭人也昔康熙戊子應童子科試於許
昌時年十五蒙老夫子大人當堂閱卷謬加稱賞
遂取入泮所恨學疎命蹇一第維艱僅以庚子副
車入雍蒙當道薦引出為閩中令在閩十餘年前
後歷宰數邑毫無善狀丁巳春調臺灣之彰化縣
又航海而東碌碌風塵簿書間今漸老矣回思三

十年前以黃口孺子初出應試不過逐隊觀場而老夫子清風峻節矯矯一時又非尋常風氣可比意中原無入彀之想乃蒙吾夫子相賞於一見之下特拔於儔伍之中雖一衿甚微而片刻知遇之奇終身進步之始何敢忘也向曾兩過武林行李倥匆之際敬問老夫子瑩所與世長兄居處得諸道踞之口皆恍惚而不真咫尺雲霄未獲少盡鄙私耿耿此中雖時久地遠而不能釋渡臺後與貴同鄉司馬徐公暨其令坦吳君每道及尊府始得

其詳方擬作札歷叙前情客歲徐公南來先承華
翰遙頌迴環捧誦舊感新歡不自禁其情之一往
而深也老世長兄先生年力方富抱負素優自當
早入春明上繩先緒弟以通家弟兄將伯之助誼
不容辭但臺北寒地目前又在交盤不獲多盡棉
力茲值臺灣令袁公丁艱回籍其幕友楊君德先
家居貴鄉偕其歸里附寄一番花信聊作通問之
儀弟臺中瓜期已滿新官刻下即到今年夏秋間
可回內地閩中苦况業已備嘗俟登彼岸即欲別

作抽身之計西子湖邊相晤非遙定當拜吾師於
壘上謁師母於堂前併與老世長兄作平原十日
遊也師母大人另稟候安臨風遙望不盡依依

吾邑生童試昔隨許昌考棚合十五州縣為一處予
成童入庠越三載食廩餼歲科試從未取列平等其
時少年豪興每當試期結四方知名士文酒為歡常
自為生平快意之境惟弱冠內外為諸生應小試時
乃第一好遇合也後以謬副賢書不獲再與其事偶
因同學諸子應試前往追憶舊遊感慨係之口占數

詩以送其行今猶記三首云劍佩聯行共所之旅情

有伴得相宜興來載酒郭門外十里荷花正放時許昌

郊外小西湖紅蓮甚盛名場廿載同歡輩半入青雲半九泉送

客當年行樂地臨風回首一潸然雲路未能平步到
徒教歡聚失追隨不知浮白爐頭友侷儻風流近屬

誰

吾郡開封丈廟旁為生童考場學使 湯夫子題其

大堂柱一聯云五夜辛勤為斯文濯色磨光尚存雙
眼三年考校與多士並觀公聽不名一錢語語真切

可謂無愧

福安縣有卓章二姓控爭一山山上杉樹林立為章氏種植山下村居皆章族約數十家卓氏以此山是其祖業為章氏竊倨執有家譜一冊後幅列田園名數其土名界址與此山同查譜序始於元豐八年蠹蝕餘文莫可盡辨確係數百年流傳故物而章氏則執有洪武十二年買陳氏山契一紙緝張字跡亦非贗造且有前朝縣印互控已數年矣前令蕭黃二君屢經批審咸以章現在管業為憑而指卓之家譜為

不足信卓不肯服叠控叠批案懸未結其批詞內有
查考明代並無元豐年號之語卓氏乃混稱山係伊
家自元豐上古管來後因兵亂失業等語均可發一
笑也予代庖其邑據控往勘遂當場指畫面折卓氏
復批其牘以定讞其略曰此山本為卓業但查其元
豐舊譜係北宋神宗年間至明洪武十二年已三百
餘載滄桑屢變自卓氏以後當必輾轉遷賣數易其
主故由陳而至於章况房至數百間樹至千餘株參
天枝幹連雲棟宇豈一朝夕之所能致耶卓氏乃俯

首無詞各証佐亦俱悅服山仍歸章塵案以銷

三國演義一書其中多所附會在小說家固無足怪
獨是傳留日久目不睹陳承祚正史之人往往以桃
園結義七星壇祭風之類為寔有其事矣近見穆堂
初稿河上草內有謁張桓侯廟五言古詩一首其中
叙及賢哉龐士元驥足困耒陽簿書轉手空慙勤通
薦章後世愛輒美何人思見剗賢恐不為用媚嫉投
遠方云云穆堂公且然况他人乎豈公以詩為耒技
即猥巷之語亦不方引用借抒其感憤之懷耶但恐

非所以詔後學也公望雲草內裕州觀祈雨七言古
詩有中有泥神吁可驚曰孫悟空狻精靈之句此則
可耳

吾鄉汝州邦縣有二蘇墓在峨眉山下東坡謫汝時
愛其山形似蜀之峨眉因以為名後卒於常州子邁
遵遺命卜葬於此弟頴濱亦附焉墓前石刻有東坡
自題一聯曰是處青山堪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吾
師王公墓廬署縣篆續一聯曰夜雨莫悲他日雨
青山猶是故鄉山王公

諱

汝綸楚孝感人子房師也

大宗伯德清蔡公升元康熙壬戌狀元為庚戌狀元

啟樽之姪孫曾記其紀恩詩四絕之一入對彤庭策

萬言勾臚高唱 帝臨軒君恩獨被臣家渥十二年

間兩狀元

相國溧陽史公先以少宰署總憲歷戶兵工三部尚書外署浙閩兩江陝西湖廣直隸各省督撫曾 欽

差審理南北等省各大案足跡幾遍天下內外官列屬下者多人曾於公廳事屏風見一聯曰江山勝跡皆行部臺閣名卿半屬僚又齋中聯曰行路驚傳相

司馬於人欣得見歐陽皆館閣諸公所贈可謂穩切荔枝以產於閩中者為佳然閩中惟下游四府暨永龍二州有之上游各郡絕無即百方種植亦不能成活其四府二州之中又以興化泉州二府為最所謂狀元紅者是也福州亦間有佳者稍次於興泉若漳州所產則類粵東色稍紫而體質頗重予嘗謂閩中食物美味固多然與各省土物相較互有勝負惟荔枝一種甲天下而冠古今其樹愈老愈佳食之者必就樹下採摘以磁盆貯新水浸數刻剝外皮下面留

少許自持其蒂漿隨手而下以口吸之真仙品也若
隔宿則稍減矣昔蔡端明論荔枝以為一日香變二
日色變三日味變可謂知言又詩有硃砂色內水晶
團之句他省人未經見者讀此語可以得其形似矣
福安縣古寺數十處多在山水幽異間宋明以來詩
人題句甚多于代庖其地所見一二石刻與縣誌所
載及各紳士抄本美不勝收僅就屐齒曾經之處無
論其梵宇之現存已廢凡有詩者俱錄存之以誌一
番遊踪之雅遇龜湖寺明福寧同知馬迪詩山下千

家聚一村湖濱萬戶湧孤墩過橋草色青雲合湍院
松陰白晝昏雷吼潮聲通日觀星移燭影下天門披
衣早起渾無事閒倚東窓候曉瞰石門寺孫瑤詩春
陰釀雨悄寒生霧鎖禪門怪石鳴花信數番風欲定
鳥聲初碎日方晴藤蘿細裊通幽徑苔蘚斑痕落絳
英雲破月來諸寺近湍街灑露滴空明明舉人郭文
習詩習習好風生崇朝霖雨晴蕭然一僧寺湍徑木
蘭青栖雲寺明縣令孟充詩簷鐸響琅璫溪雲一路
涼玉龍臨沼吐金獸過橋香竹密秋生笋蓮踈晚露

房明朝須載酒來此問重陽又雅性愛林泉來此結
佛緣山明知過雨松暗不藏烟鹿駭燒畬火鐘隨過
渡船一聲行處雁飛下早涼天崇福寺孟充詩木蘭
舟上渡龍溪聽得馱經白馬嘶薜荔綠遮花殿暗芙
蓉紅壓画樓低斷崖飛瀑猿牽飲陡澗歌松鶴占棲
老衲山房無客到一龕燈焰雨聲齊明舉人陳世理
詩芳草和風三月遊羽衣團扇入禪洲主人愛客茅
柴酒相送歸來月滿舟靈巖寺明隱士劉應麟詩踏
破烟霞度遠林梵宮高鎮白雲深松風不動山僧夢

岩水能消野客心
深夜樓臺浮月色
五更鐘磬吼鯨
音空門寂寞天花雨
洒潔塵心萬慮沉
黛凝寺明縣
令于震詩好山宜晚
更宜秋紫翠林巒雨
氣浮豪興
未窮千里目欲從山
上起高樓明福寧判
曾孟麟詩
陟倚高臺映遠空
白雲飄渺梵王宮
蒼松半掛危崖
外疊嶂如懸圖畫
中夜雨燈前琴佐
酒寒聲窗外竹
搖風何當邂逅逢
名刹擬賦靈光愧
未工獅峯寺孫
瑤詩
曉發獅峯寺嵐光
遠近浮竹交荒徑
合石繡古
苔幽海氣朝隨雨
松聲夜到樓
褰裳問閩俗
喜見萬

家秋天福西林寺于震詩樹外傾崖鶴外灘竹堯乘
雨過青山斜陽借取禪林宿博得浮生半刻閒羅漢
寺孟充詩寂寞四無隣嵐深路不分鳥驚花院磬僧
掃石牀雲水碓月中轉山田火後耘且從支遁石琴
上引南薰雙岩寺宋王十朋詩崎嶇九嶺更渡岩遥
望閩山未見三來訪神鐘見處寺舊有神鐘翠微深鎖
古精藍青雲寺明隱士郭允美詩海上羣山亂似麻
好山却是梵王家洞猿避客青雲密山鳥啼牕白日
斜早稻滿田秋結穗幽蘭當谷晚生花詩人誤入雲

堂上笈索山童破一瓜

泰安相國趙公

國麟

昔為閩藩復開府於閩予初至

閩時即蒙器許中間以墨悞送部引見及仍發

回閩旋丁艱歸題請給假治喪假畢補崇安今前

後六七年俱在屬下受培植最深誼屬師生迨後公

由皖撫入相復以大宗伯家居天涯睽隔歷十餘年

乾隆丙寅予借補景州距公里第稍近丁卯春乘便

具稟啟寄呈越數月得覆札時予方調任遵化正在

東裝而寄書人又行色匆匆無暇修稟迨抵遵道路

遠在千餘里外魚雁難覓未獲再通音問其札中商
令代刻所選文統類編一書亦未及如命歲庚午閏
邸抄見遺疏追恨無窮涕泗沾襟予稟故併公覆以
俱錄於後

竊門生向以閩疆下吏叨列屬員蒙老夫子一見
垂青賞識於壯壯驪黃之外知己之誼為天下官
場所未有亦門生生平所僅遇自雍正乙卯春福
星遠照迄今十三年來雲山江海睽違悵望千里
萬里不一其方數年前知蒙 聖心恤願杖履還

東山深為老夫子素懷稱慶蓋名山著作大儒之本願既遂而綠野優游千古之高風可繼惟是門生碌碌萍踪飄泊無定望函丈於天涯不惟追隨難遇亦且音問難通往事回頭寸心萬轉時久而思愈切地遠而意彌長覆載生成德施本厚飲食寤寐依戀難忘此叩別以來星霜屢易關河疊遷而耿耿微忱常如一日者也乾隆二三年間兩於臺灣之彰化任內覓便具稟未知綸扉高遠曾否上達康申歲抄始由海外歸內地辛酉壬戌兩年

間先任福州理事丞繼補永春直隸州牧癸亥夏
以母憂去任甲子春初始得旋里乙丑冬服闋赴
部帶領引見發直省仍以原銜補用緣無缺可
補蒙制憲題請借補今職於去年二月內抵任距
老夫子鄉邦在六百里外絳帳匪遙瞻依更切柰
地當孔道酬應紛紜近者恭逢鑿與東巡岱宗
經由本地敬理皇差拮据靡寧一年以來欲假
寸稟抒懷竟不可得其抱慚負罪更甚平昔茲因
嚮道東行奉憲遣人隨往藉便恭請金安略陳蟻

裏不盡積忱容俟公務稍暇另遣向日在閩之舊
僕走叩崇階再將十餘年來數千里外無限孺私
稍抒萬一可也區區丹誠總在語言文字之外惟
吾師俯鑒而曲宥之心緒茫茫臨風百叩不盡欲
稟

附覆
札

仕途閱歷多年吾道中人原指不數屈向見年
凡朴誠不欺無近時官場習氣是以心焉識之自
離閩後十餘年來寤寐中猶不能忘乃音問踈濶
消息杳然心竊怪之昨孟夏忽接翰言情詞篤摯

心窩纏綿如在榕城三山之間始自信向者鑒賞
之非謬誤也幼學壯行惟膺民社之責正屬大有
為之時此處立定脚跟則向前便步步踏寔萬萬
不可錯過其要總在求盡自己外內事置得失升
沉於度外便是大丈夫便是真學問此愚之所深
望於年兄者也愚踈田後日把一編閉門課子如
在深山頗愜枯寂淡漠之性惟向來未出山時即
有制義文統類編之選數十年來政務之暇未嘗
釋手昔司馬溫公纂通鑑云一生精力盡在此書

愚文統之選亦云然前都中刊五百首僅三卷之
一餘千首遲今五載未能卒業昨湖州何司馬任
刊五百尚有五百篇懸懸無着他人無可與言者
年兄獨力恐未必能或有同志者一為商之使千
秋大業愚得親覩其成則半生未了之事可以無
憾矣茲因朱世兄入都之便囑其晉謁以申懇濶
衷懷并佈愚衷小刻三冊附寄以代面談臨楮依
馳不盡

姪 永鑑明之叅訂

姪孫 若淮校字

第一卷終